

论《切韵》系韵书体制之流变

全小琳

(四川师范大学 文学院, 成都 610066)

摘要:《切韵》系韵书的体制研究,前辈取得了丰硕的成果。在其基础上,对《切韵》系韵书共43种卷子的体制进行详细的考察,试着勾勒出《切韵》的原貌,并从注释体例、韵字数目表示方法、又音表示方法、异体字表示方法、释义特点等方面对其后来的一系列体制演变进行阐述,并根据各卷的体制特点对《切韵》诸卷重新分类定名。

关键词:《切韵》系韵书、体制、流变

中图分类号:H113

文献标识码:A

文章编号:1000-1263(2018)02-0077-05

《切韵》系韵书包括《切韵》、及其唐五代各种修订增订本王韵、孙愬《唐韵》及唐五代各种《切韵》修订增订本等。现在能够看到的《切韵》系韵书的最早版本是唐五代流行的写本和刻本,且多为残卷。对《切韵》系韵书残卷最早的整理研究工作就是韵书体制的研究,众多学者先后对这些残卷进行了有益的探讨。王国维是20世纪最早讨论《切韵》系韵书源流的学者,内容涉及韵书的形成、《切韵》和吕静等五家早期韵书的关系、《唐韵》、李舟《切韵》等唐代韵书和《切韵》、《广韵》的关系等,得出很多有价值的结论,这些论文均收在《观堂集林》卷八及《观堂别集》中。上世纪初至四十年代,丁山、董作宾、方国瑜、蒋经邦、蒋斧、刘盼遂、刘师培、厉鼎焯、龙宇纯、陆志韦、罗常培、唐兰、魏建功、武内义雄均发表了考证文章。其中魏建功是继王国维之后,在韵书系统方面做出贡献的又一位大家。他先后发表了《陆法言 切韵 以前的几种韵书》(1932年)、《唐宋两系韵书体制之演变》(1932年)、《论切韵系的韵书——十韵汇编·序》(1936)等论文,基本上搞清了《广韵》和《切韵》的关系和唐宋韵书的源流。另外,姜亮夫、潘重规在辑录《切韵》系韵书的过程中,也对原件质量款式、字体注释、声韵类别等内容作了大量考论研究,这些文章受到学界的普遍重视。周祖谟在前人工作基础上,汇集了全部可见的《切韵》系韵书资料,共30种唐五代韵书写本、刻本,详加考释,分别异同,辨章源流,于1983年出版了《唐五代韵书集存》上下两卷。考辨比证唐五代各种韵书异同,根据体例、性质和内容编为陆法言《切韵》传写本、笺注本《切韵》、增训加字本《切韵》、王仁昫《刊谬补缺切韵》、裴务齐正字本《刊谬补缺切韵》、《唐韵》残本和五代本《切韵》七类,各种韵书采用原件影印,照片不清则附摹本或摹刻本,并写出校记,考释其体制内容及特点,此书无疑代表了《切韵》系韵书整理的最高水平。1988年,叶键得完成博士论文《十韵汇编研究》,辨析体例,校正错误。此文对十种韵书进行了详细的校勘、考释、比较。唯一可惜的就是作者研究的材料只是众多《切韵》韵书中的十种,除《广韵》之外,皆为残卷。1994年,由于陈新雄的热心促成,《唐五代韵书集成》在台湾学生书局增补再版,将上田正(1981)一文中收录的,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所藏编号为DX1372+DX3703、DX3109+DX1267、DX1466的三种韵书残卷的照片影本和抄录本,作为补遗,附印于书首。每种残卷的前面,都用硬笔标明韵书的性质。尉迟治平先生对其中两种韵书残卷作了精当考释,认为DX1372+DX3703属长孙讷言笺注本《切韵》,写于607-621年,DX1466是《唐韵》一系的韵书。徐朝东对相关的《唐韵》敦煌韵书残卷进行了考释:P2018、DX1466、P2016、P2659,尤其是P2659,姜亮夫、周祖谟、潘重规等先生都是作为字书

作者简介:全小琳,女,1977年生,河南南阳人,文学博士,副教授,研究方向为应用语言学。

辑录，经徐先生考订，认为是一种唐韵残片。

前辈学者在《切韵》系韵书的体制、源流以及残卷定性方面做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，我们将在其基础上对《切韵》系韵书共 43 种卷子的体制进行详细的考察，着重考察各卷所存：无释义的字，又音（特殊注音）格式、异体字格式、引书、注释格式等，试着勾勒出《切韵》的原貌，并对其后来的一系列体制演变进行阐述。

一 陆法言《切韵》的体制

因《切韵》原书早已不存，我们只能通过考释现存《切韵》残卷中最接近陆法言《切韵》的传写本来推测《切韵》的注释体例。陆法言《切韵》传写本这一概念，我们采自周祖谟先生。

（一）陆法言《切韵》传写本体制特点

陆法言《切韵》传写本一类，小韵的体例均是若有训释则先出，然后是反切，韵字数目。只有个别例外，先出反切。如 S6187 的“廉”小韵、S2683 的“忿”小韵。

又音的形式比较单一，都是“又某某反”的格式，因为是残卷，“又”“反”两字甚至切语都有缺漏。存在两个、三个又音的情况。也有特殊注音的情况，注音方式均是“某[字]某某[反]”。如 P3695 朽，泥椶椶字莫寒反，注释中即有椶：莫寒反的信息。

引书很少，不见《说文》。可见引书如下：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、《诗》（2 次）、《韩诗》、《左传》。

存在异体字的情况，不单出，均是在韵字注释中出现，以“或作”“古作”标记居多，“本作”“俗作”也有发现。

没有注释的韵字在各残卷里几乎都有，存字较多的卷更多些。如 P3798 无释义的字有 21 个，P3695 无释义的字有 26 个，P3696（1）无释义的字有 46 个，S6187 无释义的字有 1 个，S2683 无释义的字有 2 个，P4917 无释义的字有 3 个，西域文书 n08107 无释义的字有 6 个。小韵没有释义的也较多，即使有释义，也非常简单。注释中多数卷都有“一曰”格式。

（二）陆法言《切韵》的体制推测

（1）注释体例为：训释—反切—韵字数目。

（2）常用字多无注释。

（3）注释中标有又音信息，但标注格式均为“又某某反”，又音数目可能有两三个。存在特殊注音。

（4）存在异体字的情况，不单出，均是在韵字注释中出现，标注格式较多样化，有“或作”“古作”“本作”“俗作”等。

（5）注释中出现的引书非常少，无《说文》。

二 《切韵》后的发展流变

《切韵》后的韵书，均在《切韵》基础上有所创新，时代越后的韵书越有可能吸收前面诸家之长。我们主要从以下方面进行比较：注释体例、韵目数字表示方法、又音表示方法、异体字表示方法、释义特点。

（一）注释体例方面

长孙讷言笺注本《切韵》一类，沿袭陆书体例，但偶尔也有“反切——韵字数目——训释”体例。增训加字本《切韵》分为两类，P2017、列 TIVK75（7 片），列 TIV70+71（1 片）一类为“反切—韵字数目—训释”，S5980、P3799、S6013、S6012、P4746、S6156 一类为“训释—反切—韵字数目”。我们推测体例为“反切—韵字数目—训释”的小韵应是陆书本无训释，长孙讷言笺注本和增训加字本后来添加训释而成。故我们推测 P2017、列 TIVK75（7 片），列 TIV70+71（1 片）当是增训本《切韵》。王韵注释体例有所创新，重新进行编排，表现为“反切—训释—韵字数目”。《王二》体例不一，平声东冬钟江

特殊注音的含义为：在某一字的注释中存有其他字的注音信息，这种注音我们称为特殊注音，它往往与又音相关。

支脂之 7 韵注释体例为“反切—韵字数目—训释”，亦有“训释—反切—韵字数目”。这与长孙讷言笺注本和增训加字本体例一致。而剩余平声及上去入不同，多为“反切—训释—韵字数目”，这与王韵体例一致。由此说明了《王二》至少是参考了两类以上的韵书编制而成的。《唐韵》注释体例沿袭陆书体例。五代刊本分为三类，P2014（九）、P2014（九）背、P2015（三）、P5531（三）、P5531（四）一类为“反切—训释—韵字数目”，沿袭王韵的体例；P2014（一）、P2014（二）、P2015（一）、P2016、P2016（背）、P4747、列 T D1a、b、c、d 与列 T L1015 一类为“训释—反切—韵字数目”，沿袭陆书体例；剩下 P2014（三）、P2014（三）背、P2014（四）、P2014（四）背、P2014（五）、P2014（六）、P2014（七）、P2014（八）、P2015（二）、P5531（一）、P5531（二）一类两种体例兼有，这是陆韵和王韵体例的混合。

（二）韵字数目表示方法方面

长孙讷言笺注本《切韵》一类，除 S2071 外，其他各卷韵字数目存在“几加几”标记，第一个“几”都表示此卷所依照的底本韵字数目，第二个“几”表示新加韵字数目，二者之和是此小韵总的数目。但 S2071 中新加韵字独有“新加”标记，也能由此推测此卷所依底本的韵字数。除 S2055 外，其他各卷新增小韵均存有“新加”标记。

增训加字本《切韵》一类，P2017、S6013、列 TIVK75（7 片）、列 TIV70+71（1 片）卷存“几加几”标记。韵字注释中有“新加”标记的只有 S6013。新增韵字有“陆欠”标记的有：S6012、P4746，且 P4746 韵字注释中多有“案”标记。由上可知，P2017、S6013、列 TIVK75（7 片）、列 TIV70+71（1 片）、S6012、P4746 均有增字行为。我们前面推测 P2017、列 TIVK75（7 片）、列 TIV70+71（1 片）当是增训本《切韵》。综合而论，P2017、列 TIVK75（7 片）、列 TIV70+71（1 片）既有增训又有增字，应是增字增训本《切韵》。

《王一》有 2 处“新加”小韵标记。《王二》平声、去声存在“几加几”现象，平声东冬钟江支脂之 7 韵存有 3 处“新加”小韵现象，入声“新加”1 处小韵、2 处韵字。再加上《王二》平声东冬钟江支脂之 7 韵注释中多“案”或“按”，都显示了它们与长孙讷言笺注本《切韵》的密切关系。

《唐韵》韵字数目存在“几加几”标记，与前几类韵书不同，第一个“几”是韵字总数，后一个“几”是新增数目，前一个“几”包含后一个“几”。凡新加韵字注释的末尾均有“加”标志。

五代刊本韵字数目没有什么特别之处，但需要指出的一点是五代刊本中的某些小韵收字数比《广韵》还多。例如：P2015（1）的“竇”小韵收字 12，《广韵》收字 11；列 T D a 的“论”小韵收字 5，《广韵》收字 3。

（三）又音表示方法方面

长孙讷言笺注本《切韵》又音的形式开始多样化，除了继承陆书的“又某某反”外，出现“又音某”“说文某某反”的格式。《王二》平（非“东冬钟江支脂之”7 韵）、上、去三卷的又音格式除了反切、直音格式外，又多一种以四声表示的，如“又平（声）”、“又上声”、“又去声”。这种格式被五代刊本《切韵》广泛继承，说明五代刊本吸收王韵体例外，还吸收了《王二》的又音表示法。

特殊注音，从陆书到五代刊本均存在。它的表示方法，最早使用反切，后来出现直音表述。

（四）异体字表示方法方面

从离《切韵》年代最近的陆法言传写本开始，就存有异体字，有“或作”、“古作”、“本作”、“俗作”等，这说明《切韵》编写之初可能就注意收取字的异体形式。长孙讷言笺注本《切韵》除了大量引用《说文》字体外，还有引自其他字书的；其他标注方式也非常多，基本上涵括了后世韵书所见的各种异体字表达方式，说明这一时期的异体俗字非常丰富，而编者也很注重收集异体形式；出现了“一本作”的格式，这一格式在《王二》中运用较多；还存有同时列两个异体形式的情况，这在《王一》和《王三》中得到了发扬。增训加字《切韵》系的韵书出现引自经典的异体格式，如《吴都赋》、《周礼》。《王一》和《王三》增加“—某字”格式，—代表各种异体表达式，如“或作”“亦作”“通俗作”等等；还增加“与某通”格式；首开异体字单列这种表达方式，用“上同”或“同上（某）”；并在注释里评价异体、俗字的正误。《王二》出现注释只有“古字”、“古文”的情况，这在五代刻本中继续得以体现。孙愐《唐韵》所存的异体字表达方式没有什么新意。五代刻本中比较特别的是异体字单列，在注释中注明是“此正”、“正字”、“俗字”、“同上（俗字）”、“上同”或“古文”。这表明这个时代的编者比较注重对字体正、俗的考辨。

王韵韵书在注释中标明字体正误，还有少部分会在注释中为注释用字标明异体。《王一》和《王三》除在异体俗字的字形上有很高的相似性外，它们和 S2071 关系也很密切。

(五) 释义特点方面

陆书无注释的常用字较多。长孙讷言笺注本《切韵》还存有无注释的常用字，但注释中多有“案”，增训加字本《切韵》中的 P4746 以及《王二》平声东冬钟江支脂之 7 韵继承。从增训加字本《切韵》开始，无注释的字几乎就没有了。王韵两书均在注释中明说“某某讳”。其他几类韵书注释中均无明确“讳”字，但存在以下避讳方法：字体缺笔以及切语用字更换。《唐韵》注释非常丰富，尤其在姓氏、地理方面。五代刊本继承《唐韵》这一特点，相同韵字注释通常比前代多。五代刊本比较独特的一点是运用五音表示姓氏，如“宫姓”、“徵姓”、“角姓”、“商姓”。使用“一曰”格式释义应是从陆书开始即有的，但在 S2055 以及《王二》中样式得到了丰富。有些卷子因为存字或者其他原因，不存这些格式，如 S6156、P4917、P2016、DX1466、列 TIVK75 (7 片) 列 TIV70+71 (1 片) 等。

引书数量总体来说，随着时代的发展而逐渐繁富。

三 结论

各家韵书均有某方面的创新，如长孙讷言笺注本《切韵》和增训加字本《切韵》、《唐韵》在韵字数目表示上有创新，王韵在注释体例上有创新，长孙讷言笺注本《切韵》和《王二》在又音表示格式上有创新。《王三》在异体字格式方面有创新。只有《王二》在注释体例、韵字数目表示方法、又音格式、异体字格式、注释特点等方面全面表现出内部不统一，这也从另一面证明了《王二》的创新性。五代本在注释体例上吸收陆韵和王韵，在又音格式上吸收陆韵、长孙讷言笺注本以及《王二》，在异体字格式上吸收长孙讷言笺注本《切韵》和《王三》，在注释内容方面吸收《唐韵》并有所改略。

这样，我们根据各卷的体制特点可对《切韵》诸卷重新分为以下六类：

析形正字类：陆书体例，注释有“案”。异体字用《说文》正字，增直音又音格式，韵字数目“几加几”。

增训加字类：陆书体例，另有“反—数—训”。韵字数目“几加几”。新增韵字有“陆欠”标记。

刊谬补缺类：“反—训—数”体例。《王三》新增异体字格式“与某通”，异体字单列，注“同上”。注释用“讳”。

综合陆书、王韵类（即王二）：吸收长孙本、王韵之长，体例既有陆书、也有王韵。又音增四声表示法。

加字繁训类：陆书体例，韵字数目“几加几”。注释多加姓氏、地理。

综合前卷类：体例吸收陆书、王韵，又音格式吸收陆书、长孙本以及《王二》，体字格式吸收长孙本和《王三》。注释内容方面吸收《唐韵》并有所改略。

参考文献：

丁山 1928 唐写本切韵残卷跋，《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》3 集 25、26、27 期合刊。

董作宾 1928 跋唐写本切韵残卷，《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》1 本 1 分册。

方国瑜 1931 敦煌唐写本切韵残卷跋，《女师大学术季刊》2 卷 2 期。

姜亮夫 2002 瀛涯敦煌韵辑，《姜亮夫全集》9，云南人民出版社。

蒋经邦 1934 敦煌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跋，《北京大学国学季刊》4 卷 3 期。

蒋斧 1908 唐写本唐韵记，《唐写本唐韵》，上海国粹学报馆。

厉鼎燧 1934a 读故宫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书后，《北京大学国学季刊》4 卷 3 期。

厉鼎燧 1934b 敦煌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考，《金陵学报》4 卷 2 期。

刘盼遂 1935 跋唐人写韵书二残笺，《文字音韵学论丛》，人文书店。

刘师培 1910 敦煌新出唐写本提要，《国粹学报》7 卷。

龙宇纯 1958 英伦藏敦煌切韵残卷校记，《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》31 本。

- 陆志韦 1939 唐五代韵书跋,《燕京学报》26期。
- 罗常培 1928a 切韵探赜,《中山大学语历所周刊》3集25、26、27期合刊。
- 罗常培 1928b 切韵序校释,《中山大学语历所周刊》3集25、26、27期合刊。
- 潘重规 1974 《瀛涯敦煌韵辑别录》,文史哲出版社。
- 上田正 1973 《切韵残卷诸本补正》,东京:东洋学文献センター 丛刊19辑。
- 唐兰 1947 刊缪补缺切韵跋,《唐写本刊缪补缺切韵》,故宫博物院。
- 王国维 2001 《观堂集林(外二种)》,河北教育出版社。
- 魏建功 1936 论《切韵》系的韵书——《十韵汇编·序》,《十韵汇编》,北京大学出版组。
- 魏建功 1948 十韵汇编资料补并释,《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》,北京大学出版社。
- 魏建功 2001 《魏建功文集》(二),江苏教育出版社。
- 武内义雄 1936 题唐钞本韵书及印本切韵之断片,《北平图书馆馆刊》10卷5期。
- 徐朝东 2002 《蒋斧本唐韵研究》,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学位论文。
- 尉迟治平 1999 韵书残卷DX1466考释,《艺文述林·语言学卷》,上海文艺出版社。
- 尉迟治平 1998 韵书残卷DX1372+DX3703考释,《李新魁教授纪念文集》,中华书局。
- 叶健得 1988 《十韵汇编研究》,学生书局。
- 周祖谟 1983 《唐五代韵书集存》,中华书局。

A Brief Analysis on the Stylistic Rules of the Series of *Qie Yun*(切韵) from Tang(唐) to Five Dynasties

TONG Xiao-lin

(Literature and Language College,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, Chengdu Sichuan 610066, China)

Abstract: The previous study has acquired rich research findings on the stylistic rules of the series of *Qie Yun*(切韵) from Tang(唐) to Five Dynasties. On the base of the predecessor, we observe and study the stylistic rules of the forty-three kinds of *Qie Yun*(切韵). We try to outline the original shape of *Qie Yun*(切韵), and explain the subsequent evolvments from the following respects: layout of annotation, method of counting rhyme characters, form of Youyin, variant form of a Chinese character, feature of annotation. At last, we classify the series of *Qie Yun*(切韵) from Tang(唐) to Five Dynasties according to the stylistic rules.

Key words: The series of *Qie Yun*(切韵) from Tang(唐) to Five Dynasties; Stylistic rules; Evolvement